

人世間

## 老家的果园

薛洪华

我老家在蓬莱南部崮山脚下一座小山村，听村里老人讲，老祖宗是清初从招远逃荒过来的，到清末时才二十来户，有十八根末饭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村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口快速增长，我的爷爷和本家的一位爷爷先后担任过村支书。本家的爷爷是参加过济南战役的老兵，他和我爷爷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党员，思想开明，村里的副业搞得相当好。

从我记事起，村里的果树就已是又高又大。那时栽种果树很讲究，山沟里本来就藏风抗旱，四周还栽了一些刺槐树，既防风又防盗。直到上初中时，我才能把各种果树的名字记个大概，光苹果的品种就有红香蕉、青香蕉、新红玉、老红玉、大国光、小国光、花皮、金帅、印度青等。

现在想想，虽然小时候生活清苦，吃不上大鱼大肉，只有地瓜、苞米饼子，但是我们有水果吃。挑选出来的等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调拨，剩下的等外品，村里可自行处理，社员们都能分一些。

村西北那片果园离村子最近，沟底栽种的是长把梨、香水梨、葫芦梨等，坡上栽种的是各种桃子。一栋石头小屋建在坡顶的平坦处，村里安排一位老大爷住在小屋看护果园。这片果园与村小学紧挨着，学校的厕所是用石头砌的围墙，没有顶盖的半露天式，建在果园旁边一棵高大的长把梨树下。

春天里，上厕所经过的那段小道，头顶是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梨花，不知不觉中，梨花谢了，慢慢地长出了压弯枝头的大梨。高个子的同学上厕所要弯腰低头，否则脑袋会碰着大梨，却没有一个同学去摘梨吃。其实，我们也知道这种长把梨不怎么好吃，外皮是绿色的，很硬，果肉有些酸涩，我们用方言形容这种梨是“焦酸巴涩贼硬的皮”。长把梨下树后要放在屋内封存，等到来年四五月份，它如变戏法一样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，奇迹般地变成金黄色，皮薄肉酥，酸甜可口。

有一件事老师没有想到，有一节疯长的梨树枝延伸进了男厕所里，顽皮的男同学进厕所小便时，有时会比赛谁尿尿咻得高，有的能直接把尿液咻到梨上。梨依旧一天天长大，但是童子尿已把梨染成了黑色。

在我们村的小学只能读完四年级，学校有两位老师，每位老师教两个年级。一位老师是我的三叔，他会把一些残次梨或落地梨收集起来，做成梨醋。

冬天里，三叔有时会把一杯梨醋浇到教室里的火炉子上，热气蒸腾，醋味四散，据说有杀菌抗感冒的作用。

暑假里，我们几个玩伴还会去找看护果园的大爷下五子棋。如果大爷输了，他会拿个筐盖，去捡一些落地的桃子、葫芦梨等水果犒赏我们。架不住我们人多嘴杂，悔棋耍赖，每次大爷都得输几盘。现在想来，他应该是特意输棋。大爷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，乐观正直，和蔼可亲，现已去世多年，我甚是怀念。

那种葫芦梨也叫洋梨、巴梨，下树后放上几天，就会变黄变软，入口香甜软烂，最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吃，因此也叫老头梨或老婆梨。有一次，我独自到果园附近的山坡上拾草，正当我浑身冒汗、饥渴难耐时，左手握住一把杂草，右手的镰刀使劲一拉，两只又大又黄的葫芦梨露了出来，可能是谁把梨藏在草丛里，准备过些天捂熟了之后再取食。我一看乐坏了，赶紧拿起梨，在袄巾上擦了擦，一会儿的工夫两只大梨就进了肚子里，那种解馋止渴的感觉终生难忘。

每年秋天，水果全部收完之后，村里就不再安排专人看护果园了，这时的果园就成了我们小学生的乐园。先是树上树下搜索，看看有没有漏摘的水果，我们称之为“揽苹果”。那些如枇杷果大小长在树梢上、红中泛黄的二茬子小巴梨，香甜可口，不过要爬上树梢把它摘下来，也是相当危险的。等再过一段时间，秋风起，树叶落，我们就扛着竹耙、撇着箕子到果园里搂树叶，准备过冬的烧材，有时一不小心还会搂出个大苹果，惊喜不已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，我们村的果园也被部分村民承包管理。再后来，果树要么被换头嫁接上红富士等新品种，要么被伐掉，重新栽种上果树苗。

现今的老家，从山下到山顶，漫山遍野都是各种果树。河里、池塘里的水被抽到了山顶，还用上了滴灌、喷灌等新式装备，真是一个山清水秀、花果飘香的美丽乡村。

流年记

## 春天的华尔兹

魏青梅

风和日暖，花酣柳醉，辜负了春光明媚。

罗山上的映山红如一群九天下的仙女，偷偷掀开春天的门帘，试探着迈入三月的门槛儿。她们很快在松间岩石边锁定各自的位置，展开粉紫色衣裙翩翩起舞。太阳一露脸，半透明的花瓣就映成了万丈霞光。此时，走过冬雪的青松更显油绿，金灿灿的连翘花也开得正盛。罗山妆扮一新，只待游客来赏。

春来无闲事，只愿为花忙。得到花开的消息，我迫不及待地奔赴罗山。

每一季罗山赏花都会特意带上父亲。在山下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，与罗山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，对待映山红，更如爱女般宠溺。穿过花丛时，他会大声提醒我别碰落花瓣，那音量足以引得四周游人警觉。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，然后用敲边鼓的语气跟我讲花开如何不易：那可是拼了一年的时间与精力才孕育的花呀。还有，哪一朵花不是包含了护林员的辛劳。我连连点头称是，把小心翼翼故意表现得略显夸张，父亲严肃的表情瞬间融化成满脸笑容。再看那花儿，恃宠而骄的样子，正挤眉弄眼地朝我做鬼脸。

“何须名苑看春风，一路山花不负依。”与父亲沿石砌花径盘旋而上，映山红引领我们到达一巨石处。父亲昂首立于石旁，默默凝视着群山之巅。八十三年光阴没有在他脸上积攒太多皱纹，眉宇间凝结着睿智与自信。映山红花瓣如绢似绸彩蝶般随风颤动，父亲的笑容越来越舒展，有难掩的激动与兴奋。我趁机选好角度，随时为他抓拍。连拍几次，父亲竟渐入佳境，索性自己选景指挥我拍。映山红映得他脸颊绯红，眼神里洋溢着幸福与快乐，还有对罗山的敬畏与挚爱。我猜画家父亲一定在构思一幅“春光拾级青峰上，一径绯云凭涧斜”的罗山春意图。

爱花之人永远有不谋而合的约定。在我意犹未尽之时，好友然打来电话相约。于是，第二天我又来了。

一下车，特意去看然眼里的星光，那闪烁着惊喜的眼眸里，有想把这美景尽收眼底的渴望。说实话，能陪

然来罗山赏花很开心。三年前想都不敢想，彼时的她正与病魔做生死对决。我们眼睁睁看着然日渐消瘦，看着那一头秀发掉光却无能为力。是坚强和乐观救了她一命，自此，我坚信了那句心态胜良药的名言。如今，笑颜如花的然面如满月、秀发披肩，身材已恢复到三年前的丰腴。历经了剜心剔骨之痛的然，像一株熬过寒冬迎春绽放的映山红，终于可以神清气爽地沐浴在春日暖阳下尽情地舒展花瓣。看着花丛中忙碌拍照的然，我颇感欣慰。的确，爱花之人必定热爱生活。我们都要珍惜这份热爱，一诺倾情，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相约相伴，踏青赏花。

忽闻山下一片喧哗，游人接踵而至。我在一众美女中寻见几张熟悉的面孔，她们是抖音上常见的网红。她们身着红色舞衣，每人怀抱一只红色花鼓，花仙子般散布在花海中，少顷，鼓槌一敲，鼓乐齐鸣。游客们闻声纷纷涌来观赏，欢快激昂的鼓乐声穿过花海松涛，直上九霄。有远来的游客悄悄问我：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我笑答：山花节。其实，如今这太平盛世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都可以把一个平常的日子变成欢腾的节日，不需任何理由，快乐才是宗旨。

如此热闹沸腾的场景，一丛丛花影下，却有几位画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认真描绘春天。有头扎马尾的年轻美女画家，也有银须飘飘的老艺术家。我悄悄走近他们，阳光透过枝丫的空隙洒在雪白的速写本上，一朵朵栩栩如生的映山红正次第盛开。忽然想起一首诗：“旭日朗照映山红，摇曳仙姿翠绿中。蓬勃春光言不尽，似火燃情醉眼瞳。”这不是画家所要表达的意境呢？

站在花丛中环视花海：春风微拂，花香袅袅；游人如织，乐声悠扬，还有闹中取静，潜心绘画的画家。这不是一曲春天的华尔兹吗？既华丽多姿，又庄重典雅，且不失浪漫轻松。

山上的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；山下的杜鹃花摩拳擦掌蓄势待发；芝樱花像撒了一地的胭脂粉，在山坳里晕染……只要春花不败，春天的华尔兹就不会结束，而且越舞越炫，越舞越炫。

诗歌港

## 老香椿

李德庆

阳光下，清风中  
朝暮里  
它们不说一句话  
静静地抽枝发芽

偌大的春天，那么多的花  
那么多的香  
它们的身影那么简单、从容  
有一种岁月不居的美

每次走近它们  
我都会凝视一会、缄默一会  
不自觉地地上前抚摸几下  
感受岁月沧桑

## 谷雨

邓兆文

事实上，这一天并不一定会下雨  
它的真正含义  
那些公园里逛的，田野里跑的  
湖海里追的都在诠释  
鸟、蜜蜂、蝴蝶、鲜花  
也在用飞翔和色彩给它注脚  
春天并未结束  
而种子，这小小的生命  
却是人类存续的根源  
我们必须在此时把它种下  
因为不这样，秋天收获的  
可能就是一纸空文

## 出生的啼哭

郁蔚

接生我的邻居张婶告诉我  
“你一出生，哭声挺响亮”

我妈是山村小草房里的媳妇  
吃糠咽菜的肚皮里  
孕育的生命是孱弱的

十个月吸收妈妈的骨血  
十个月一出生  
尚闭着眼  
就感知了这世界的寒冷  
于是乎，憋出第一声呐喊  
以及带有嘶哑的哭声

我出生的重量四斤半  
微小的生命第一声哭喊要宣告什么

宣告什么  
耄耋岁月  
记录并回答着清晰的答案  
坎坷、仰望、爬行、登攀